

閩語莆仙方言的前圓唇元音*

劉秀雪**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摘 要

莆仙方言前圓唇元音的形成與次方言差異是本文論述重點。前圓唇元音是閩東方言與莆仙方言共有的語音特徵之一，但兩地方言在分布上有異同處，同時莆仙內部次方言也有差異。本文主張前圓唇元音在莆仙的成形與推廣，一開始緣於詞彙借入，因唐宋以來文讀音散播，與閩東方言影響，使得 [y] 韻進入莆仙方言。而後莆仙進一步推演出圓唇共諧概念，所以閩南的 [iɔŋ, uan] 韻，莆仙相應轉為相應的 [yɔŋ, øŋ] 韻。在引入前圓唇元音後，爲了保有原有白讀音位與新進文讀音之間的區辨性，莆仙又以既有之前圓唇音位特徵衍生出 [ø] 韻，從而形成現有莆仙方言的各類前圓唇元音。同時，對莆仙韻母的內部次方言差異可歸納出三類肇因：1) 同一規則在各地演變速率不一；2) 同一規則應用範圍擴大；及 3) 爲了維持語言內部系統性區辨，致使連續性地調整變化產生。

關鍵詞：前圓唇元音，莆仙方言，閩語，語言接觸

一、引言

本文研究焦點爲莆仙方言中，帶有前圓唇元音或介音的各類韻母，包含撮口呼 [y] 介音以及 [ø] 元音等。前圓唇元音是閩東、莆仙共有的一個特點，當代核心閩南語區塊，都不具備此類語音。鑒於莆仙與閩東方言的鄰近性，一般可能認爲

* 本文承蒙多位匿名審稿委員的意見指正，特此致謝，同時感謝編輯的耐心。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hhliu@nhcue.edu.tw。

莆仙方言的前圓唇元音是來自閩東方言，然而，檢閱莆仙前圓唇元音的分布對應，與閩東方言並非全然對應。因此，莆仙方言前圓唇元音的來源，究竟是完全來自閩東方言的影響，或綜合了多種影響因素，還是方言自身形成的規律，即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莆仙方言區北接閩東福清，南鄰閩南惠安，與泉州相距不到一百公里，處於閩東與閩南方言區之間。在 50、60 年代的方言普查之後，學者提出了分立莆仙方言區的主張（潘茂鼎等 1963）。《中國語言地圖集》〈閩語圖〉提及：「閩南、莆仙、閩東三區之間的一致性很大，可以叫做閩語東三區；閩北、閩中兩區的共同點也較多，可以叫做閩語西二區。」在閩語東三區中，也有學者主張莆仙方言所呈現的樣貌只是閩東閩南交界處過度的特性，無須自成一個方言區。但若純粹就溝通度而言，莆仙不管是與閩東方言，或閩南方言，都無法直接溝通。

基本上，閩東區與閩南區方言的音韻現象，差別主要在：1) 鼻化韻，2) 撮口呼，3) 變韻，4) 聲母類化，以及 5) 聲調變化方式。表一是我們依據過去文獻資料，所做的歸納整理。閩東、閩南兩區聲調，皆分本調與變調，但三區變調規律皆不相同。莆仙方言與閩東方言，都有前圓唇元音與聲母類化音變，前圓唇元音出現的韻攝，在閩東、莆仙互有異同。聲母類化音變的環境規律，兩區類似，都是在單詞內部的聲母，受到前音韻尾影響，產生的各類語流音變，包括濁化、刪除、鼻音擴散等，但可變化的對象有所不同（劉秀雪 2004）。

表一：沿海閩語音韻異同點

	鼻化韻	前圓唇元音	變韻	變調	聲母類化
福州	—	+	+	+	+
廈門	+	—	—	+	—
莆田	—	+	—	+	+
仙遊	+	+	—	+	+

除引言外，本文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二節是背景文獻的回顧，部分文獻將在第三節論述時引入探討；第三節為本文主軸，討論的議題包括：莆仙前圓唇元

音與福州方言的對應性、各類前圓唇元音——包括 [y, yɔ, ø, øŋ] 等——的形成因素，以及先後形成歷程；第四節是莆田、仙遊方言的內部差異比較；第五節為全文總結。

二、文獻回顧

戴黎剛（2005）注意到莆仙方言中的撮口呼韻母，有著不只一個來源，並將其分成兩個層次：文讀音與白讀音。該文認為莆仙方言中，文讀撮口呼，是晚近時期受權威方言影響而成，亦即閩東方言或者北方官話。文中主要討論焦點是白讀層次 yɔ 韻，認為這是莆仙與閩北、閩中方言等共有的存古特徵。除了戴黎剛（2005）列出的白讀層 yɔ 韻外，莆仙方言仍有其他前圓唇元音，與權威方言福州話或北京話，都不全然對應，如 /ø/ 韻。這種不對應性表示 /ø/ 韻應不是經由文讀音散播而來。

同時，如果說 yɔ 韻是莆仙方言存古的特徵，那是否表示莆仙方言在它仍歸屬閩南方言一支的時候，就具有前圓唇元音，這在閩南方言是相對少見的。^(註1)李如龍《福建方言》（1997: 64-5）提及：

南朝劉在閩南首置南安郡後不久，又即分置莆田縣；唐聖歷二年析莆田縣置仙遊…北宋太平興國四年（AD 979），又析莆田縣地置興化縣，並設立太平軍，後改稱興化軍，轄莆田、仙遊、興化三縣。…宋代之後，那裡的行政管轄已與泉州無關，經濟上自成一統，地理上更加接近省城福州，因而與閩東往來更多。莆仙話原本應是與泉州話同類的，後來受到不少福州話影響，成了一種混合變種的閩方言。

戴黎剛（2005）也提到對於莆仙話，學界的共識是：莆仙話是以閩南話為基礎，受其東面福州話的影響而形成的。《莆田縣誌》（1994）同樣主張，莆田方言本來應該屬於閩方言中的閩南區，閩南話高比率的文白異讀現象，也見於莆田方言。

1. 當代核心閩南方言，廈門、漳州、泉州、台灣地區，或與莆仙關係密切的潮汕，雷州方言等都沒有前圓唇元音。

現今的粵東、潮汕、雷州、瓊島等閩南方言區，仍有祖上來自莆田的說法；這些地方的閩南語，依據林倫倫、陳小楓（1996），及林倫倫（2006）的資料顯示，都沒有前圓唇元音存在。

從上述學者的意見，及莆田方言白讀層韻母，與閩南方言一致的對應性（劉秀雪 2004），莆田方言在早期歸屬閩南方言應是確定的。由於當代核心閩南方言都不存在前圓唇元音，而且莆田 [yp] 韻的分布位置，有著特定音韻演變條件，因此我們認為莆田的 [yp] 韻，雖然出現在白讀層，但不表示它自始至終就是讀為撮口呼；三(-)節將進一步論證此類前圓唇元音母可能的形成因素。同時，莆仙在 [yp] 韻之外的前圓唇元音，形成來源不全是文讀音借入，也不是單從閩東方言詞彙借入可解；相關議題，將在第三節逐一論證。

三、前圓唇元音：莆仙與閩東、閩南

前圓唇元音雖然是莆仙與閩東共有的特色，但比對《福建省志·方言志》所列的閩語常用詞彙，莆田、仙遊在前圓唇元音上，與閩南方言在詞與詞的音韻對應關係，較為齊整。表二擷取自《福建省志·方言志》閩東、莆仙、閩南三區常用詞；斜線表示該詞彙在《省志》有不只一個讀音，斜線前為文讀，斜線後則為白讀。

莆仙方言在「蟲、樹、癢」這些例子的文讀音，跟閩東方言一樣都讀為前圓唇元音，無法排除由閩東借入的可能性；在「長、園、遠、船」這些詞彙，閩東方言的文白讀，都不是前圓唇元音，但莆仙方言卻在文讀層次，出現了前圓唇元音讀法，這樣的情形顯然無法以詞彙借入解釋。

表二：閩東、莆仙、閩南韻母對照表

	福州	莆田	仙遊	泉州	漳州
長	tuoŋ/touŋ	tyoŋ/tuŋ	tøn/tŋ	tiɔŋ/tŋ	tiaŋ/tŋ
脹	tuoŋ/touŋ	tyoŋ/tuŋ	tøn/tuŋ	tiɔŋ/tŋ	tiaŋ/tŋ
園	huoŋ	øŋ/hue	øn/hũi	uan/hŋ	uan/hũi
遠	uoŋ/huɔŋ	øŋ/hue	øn/hũi	uan/hŋ	uan/hũi
船	suŋ	ʌøŋ/ʌoŋ	ʌuon	suan/tsun	suan/tsun
癢	yoŋ/suoŋ	yoŋ/ʎiɛu	øn/ʎiũ	iɔŋ/tsiũ	iɔŋ/tsiũ
樹	søŋ/ts ^h ieu	ʎy/ts ^h iu	ʎy/ts ^h iu	su/ts ^h iu	su/ts ^h iu
蟲	t ^h yoŋ/t ^h øŋ	t ^h øŋ/t ^h aŋ	t ^h øn/t ^h aŋ	t ^h iɔŋ/t ^h aŋ	t ^h iɔŋ/t ^h aŋ
藥	yoʔ	yoʔ	øʔ	ioʔ/ioʔ	iaʔ/ioʔ
許	hy	hy	hy	hu	hi
斤	kyŋ	kyŋ	kyn	kun	kin
水	tsuoi/tsy	ʎui/tsui	ʎui/tsui	sui/tsui	sui/tsui
紅	huŋ/øŋ	høŋ/aŋ	høŋ/aŋ	hɔŋ/aŋ	hɔŋ/aŋ
通	t ^h uoŋ/t ^h øŋ	t ^h øŋ/t ^h aŋ	t ^h øŋ/t ^h aŋ	t ^h ɔŋ/t ^h aŋ	t ^h ɔŋ/t ^h aŋ
紙	tsai	tsyɔ	tsya	tsua	tsua
囡	kiaŋ	kyp	kyã	kiã	kiã

上表語料顯示，莆仙方言前圓唇元音 [øŋ, yoŋ]，對應到閩南方言的 [uan, iɔŋ] 兩個韻母，與閩東方言的 [yoŋ, øŋ, uoŋ, uŋ] 等韻。如果說這兩個韻母是經由詞彙借入，原本來自閩東方言的話，[uoŋ, uŋ] 這兩個韻，就一般語音演變規律來看，沒有演變成撮口呼的條件；因此「長、園、遠、船」等詞彙的前圓唇元音，不可能是直接借自閩東詞彙。

從「水、紅、通」這三個例詞的白讀音也可發現，並不是閩東方言帶有前圓唇元音的單詞，在莆仙方言就一定存在相應的前圓唇元音讀法；事實上，這幾個詞的文白讀音，與閩南語相較，除了舌擦音外，完全對應。就語音演變趨勢上，[iɔŋ] 變成 [øŋ, yoŋ] 的可能性相當高，是 [iɔŋ] 韻的介音與元音，在 [+圓唇、-後] 特徵上達到共諧 (harmony) 的結果；韻母內部共諧後，若仍維持介音與主元音兩個獨立音段，則成 [yoŋ]，若兩音段進一步融合，則為 [øŋ]，取原有介音與主元